

论 史 传 经

严耀中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论 史 传 经

主 编 严耀中
副主编 虞云国
戴建国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论史传经 /严耀中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8

ISBN 7 - 5325 - 3871 - 0

I. 论... II. 严... III. 史学—中国—文集
IV. K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052 号

论 史 传 经

严耀中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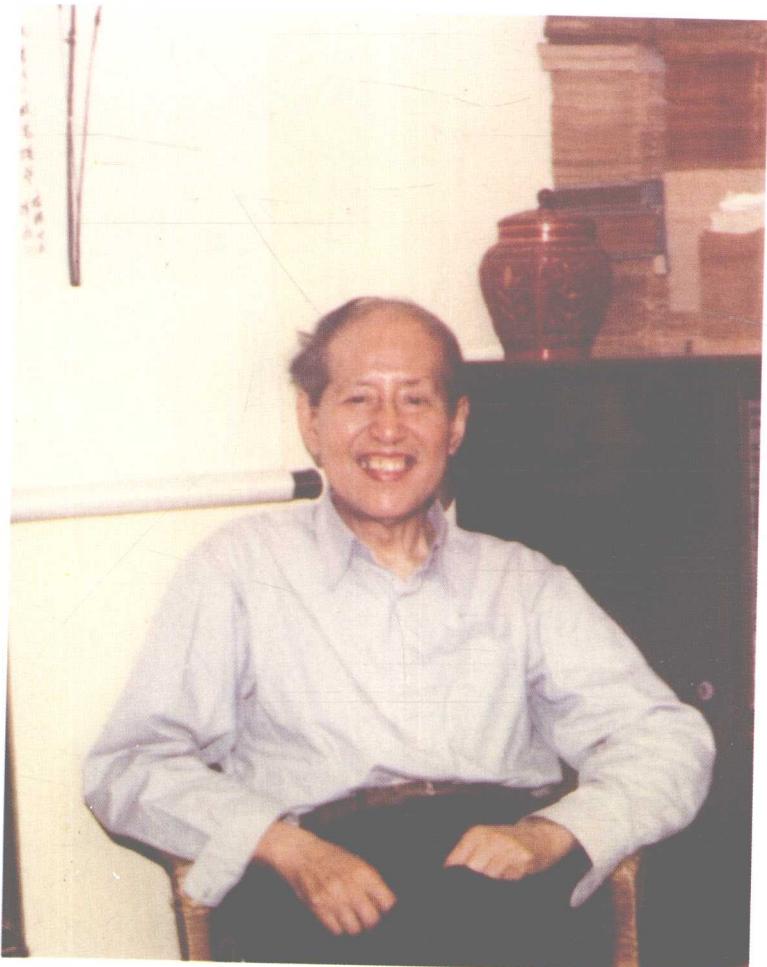
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5 插页 6 字数 340,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25 - 3871 - 0

K·635 定价：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程应镠先生像

老去移山志未伸
世事宜
自惜青衫付狂飄
回首他
山石報國今慘白白首
加入小園更寒馬夢回長
夜忙者誰登臨酌酒興
亡事太息當年老圃春
八二年秋末于兒三分年初

時易數字
行金

程应镠先生手迹

序　　一

王永兴

老友程应镠的弟子们要编辑出版纪念应镠的文集，要我作序，我很高兴接受这一任务，并愿借此说几句我对应镠的了解。

我主要说的是，应镠富有开创精神。今日的上海师大就是过去的上海师院，历史系的主要开创人，就是应镠。上海师院古籍研究所的主要创办者也是应镠。就后者，我知道得更多，应镠多次往返北京上海之间，因为能得到古籍整理委员会的经费支持，是很不容易的，应镠碰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钉子，最后，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成功了。这种开创精神贯穿了应镠的一生。年轻时，意气飞扬的应镠就是这样。我还记得在抗战时期，我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应镠和他的夫人李宗蕖、还有宗蕖的哥哥宗瀛，一起艰苦卓绝地在贵阳创办了花溪中学。而据我所知，花溪中学曾经是西南地区最好的中学之一。

一种事业在开创之后，必须要完善之，发展之。所谓完善发展，就必须有人。人从哪里来？二十多年前，应镠曾邀我到上海师院去讲课半个月，我亲身感到，上海师院的教师们在品德和才学方面，是都可以完成一个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任务的。看到

论史传经

这些风华正茂的教师和虔心向学的莘莘学子，我深深体味到应镠为此耗费的大量心血。至于古籍研究所，也成果卓著，成品之一即校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套书出版后，很快抢购一空，我们在北京，也有几册一直买不到。可以说，这套书应镠花费的时间最多。

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近七十年前昆明先生坡的一间小屋子里。屋主人是应镠和宗瀛。我们五六个人在一起，长谈毕业后的打算。应镠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热情洋溢。在应镠的谈话里，我感到他对于吾华夏民族以圣言为基础的学术民族优良传统的感情和意志。应镠富有开创精神，并完善发展之，就是他对吾华夏民族以圣言为基石的优良学术传统有深厚感情的体现。

我想就这一点来讲，在这部纪念文集中执笔的应镠的弟子们是比我更清楚的。

2004年8月20日

序二

徐中玉

应镠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说，且说得畅快。在他逝去的这十年里，我常常想到，他如还在，我们会谈些什么，互相鼓舞什么，期望什么，那样的话，生活一定会过得更有味些。从前，过段时间，我们就会相约，不是我看他和宗蕖，就是他来看我和瑰卿；一道喝几杯酒，谈谈新看过的书，讨论一些我们都感兴趣的问题，关心某种令人忧虑的现象。然后，我们会把对方一直送到可以上车的公共汽车站头。

我们相识得很晚，那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当时我从青岛复校后的山东大学被迫回上海，写作以度日。应镠则在上海师专任教。抗战前，我先在青岛山大读了三年大学，后来又转到重庆中央大学一直到毕业。中间还在川大借读了两个月。我参加过“一二·九”、“民先”，战乱中迁校南下，漂泊于长江沿岸的南京、芜湖、安庆、武汉、宜昌、万县、重庆，后来又到成都，读的都是中文系。他呢，记得是在北平燕京大学加入“左联”，同样也参加过“一二·九”、“民先”，离乱中辗转于山西、华北、中原等地，后来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他在西南的时候，我也在云南的澂江，

读中山大学研究院的中国文学部。我后来又颠沛于粤北与东江、梅县、兴宁一带，直到胜利后中大复员回广州石牌。那时我们虽然不认识，经历却大致相同，都是坚持抗战，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进步学生。在上海相识的时候，我们都是民盟盟员，都参加了“大学教授联谊会”，都已经发表过不少文字。几次交谈下来，发现彼此竟还有些共同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性格相近，喜欢直言，坦率，谈起共同关心的问题，总是一发而不可收。

反“右”时，我们都已被不容分说地网罗进去，成为各种各样批判的靶子。反“右”结束后，我们一度都被纳入一个劳动“学习”组织，在郊区颛桥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历时两个月。一道参加“学习”的，以民盟“分子”为多，如沈志远、徐铸成、王造时、许杰、彭文应、陈仁炳、吴茵、陆诒、陆晶清、钱瘦铁、姜庆湘、李小峰等近五十人。就在那里，我们直接看到了“人民公社”的成立，看到了公社社员吃大锅饭，看到农民早晚排队出工，看到农村的土高炉大炼钢铁。亲眼目睹了农业“八字宪法”的掘地三尺式的所谓“深耕”，跟农民一起敲锣打鼓去捉麻雀，实际上也就是赶麻雀而已。当时各地都在“放卫星”，年产量天天在报纸上直往上翻，直翻到亩产若干万斤，犹未尽兴。

两个月后，我们一起被编进上海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各组学习，作为原属“敌我矛盾”而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个开始，为期半年。我们先是在同一个小组，后来虽说不在一个组，实际却仍然生活在一起，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在同样的氛围里。即使在社会主义学院结业，各自回到本单位分配工作后，我们每隔两星期，仍有一次在市政协内“巩固成果”的学习活动。

再后来就是更加“史无前例”的“文革”。我们这些人从“右

派分子”到“摘帽右派”，再到“老右派”，二十年来，右派的“帽子”始终牢牢按在我们的头上。在此期间，我听说应镠受苦比我更多、更大。他的夫人因坚决说“程应镠不是右派”，便被据此定为右派。孩子多，负担重，甚至不止一次卖掉藏书以维持生活。“文革”中，他更因倔强反抗侮辱而遭到毒打。他从未告诉我自己所受的这些苦，国家民族的前途究将伊于胡底是我们最大的忧虑。

成为“改正右派”后，我们都忙于学校的工作。应镠的身体原来还好，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但二十多年的身心疲惫、忧心焦虑，终于还是夺走了他的健康。记得几次去看望生病的他，他都还在思考他的研究计划，准备在健康起来后从哪些方面重新做起来，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再恢复起来。一位多才、多艺、多能的硕学、文史兼精的大才，终于赍志以殁了。呜呼哀哉！

应镠兄，你的学生要我为他们纪念你的论文集写序，我想对你说，你永远活在老朋友和你的学生们的心中，你的未竟之业，会由你的学生、你的学业均已有成的孩子们来完成，我们这些老朋友，也会继续尽力！你安息吧！

2004年8月20日

目 录

序一	王永兴	1
序二	徐中玉	1
论有夏国家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王廷洽	1
先秦时期赋税制度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 形成	程念祺	19
战国法家与古罗马法学家之比较	杨师群	31
中国古代契约中的中人、见人、保人	戴建国	54
试说《左传·宣公二年》之“三爵”	吕友仁	72
释《史记·萧相国世家》奉钱三、奉钱五	曾维华	81
为《晋书》补《孙秀传》	李培栋	88
北魏均田的对象、范围、目的和时间考探	徐时仪	103
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张剑光	118
读敦煌 P.2636《帝王略论》文书札记	李锦绣	138
从行香看礼制演变	严耀中	149
唐代进士科考述论	俞 钢	164
西北地区的羁縻部族制	李昌宪	183

论史传经

范仲淹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	罗义俊	198
人性与历史	刘昶	221
静嘉堂藏罕觏宋籍初读记	虞云国	272
袁甫和他的《蒙斋集》	郑明宝	292
《开庆临汀志》发覆	方健	314
晚明苏州民变所见江南人士之地方意识	陈江	350
沪地传统民间巫术及其社会影响	范荧	366
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额和 地租率	邢丙彦	385
开埠初期的上海“邑绅”	周育民	401
关于民国时期蓄妾习俗的考察	程郁	420
“八一三”研究二题	程兆奇	444
文艺复兴的诗	朱孝远	460
后记	严耀中	487

论有夏国家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王廷洽

有关夏代国家的建立与华夏民族的形成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论题。尤其是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文化论集》、《容成氏》等著作和出土文献问世后，无论在史料或在理论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并为我们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笔者认为：现在是史论有机结合地、简明地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恩格斯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①“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②华夏民族及其主体观念的形成，显然同有夏国家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而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都是以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前提的。原始人的群体（people）与国家民族（Nation）的分野，则是以国家机器的建立为标志的。在明了夏部落联盟和有夏国家建立的基础上，就可以分析夏民族的群体结构了。

一、夏部落联盟

研究夏史最大的困难是文献不足，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是叹。事实上我们已不可能获得详细记载夏代历史的文献，因为即使在甲骨文时代也不能做到详细地记载历史。我们所能依据的，是周代及以后人们根据传说点滴的、片面的、带有后人观念的记录，以及现代的考古发现。而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根据这些材料，去揭示近似于传说的、有夏一代历史的真实情况。

众所周知，在夏民族形成以前，中华大地上曾经存在过许多部落(*tribe*)、族群(*ethnic groups*)或氏族(*gentes*)，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炎帝神农氏(姜姓，主要活动在黄河、渭河之间，但有很大的游徙性)，其部落的情况无考。其后著名的首领有柱、共工、许由、伯夷等，夏民族形成以后，炎帝神农氏的后裔有的成为羌人、戎人，有的则融合为华夏族，如齐、许、申、吕等。还有著名的太皞伏羲氏，主要发祥地为“太皞之虚”(在今河南淮阳)，其后被夏人称为“淮夷”，有舒蓼、舒鸠、舒庸、舒龙、舒龚等被称为“群舒”的族群。继太皞伏羲氏之后的著名首领为少皞挚，其活动范围已由淮河流域扩展至黄河下游和海滨地区，史书所载之“少皞之虚”在曲阜(今属山东)。少皞氏的后裔郯子回忆少皞时期的氏族，说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鷯鸠氏、鳲鸠氏、爽鸠氏、鵲鸠氏和“五雉”、“九扈”等24个崇鸟氏族或胞族(*phratries*)组成的部落联盟。^③太皞、少皞也是东夷人的

祖先，史书上提到东夷人的族群名称有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夷”，^④九夷不一定仅是9个氏族或胞族，实为多数之意。中华大地上最有影响的部落当数黄帝部落。它由25个氏族、12个胞族组成。《国语·晋语四》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分别同蚩尤、炎帝作战，有以熊、罴、貅、貔、虎为崇拜的图腾团协同作战。既然“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又既然神农氏、太皞氏、少皞氏、黄帝等都有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我们却不称它们为神农民族、黄帝民族，这是为什么呢？这里牵涉到民族的概念问题。

上引“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见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简称《起源》)，恩格斯特意括注了英文。N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 natio，本意为产生(birth)或种族(race)。现代英语中最普遍地用作民族、国家。民族是人们的共同体；而国家，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则指凌驾于人们的共同体之上的统治机构。恩格斯又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⑤则 nation 可以理解为文明民族、文化民族、国家民族或民族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简称《起源》)在使用文明民族的同时也使用“原始民族”一词，与此相对应的英文为 people。People 可以指最广泛的、包括各社会阶段上的民族共同体，意即全体人民、全民族；而对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居民共同体却只用 people，而不用 nation。恩格斯在《起源》中用德文 Volk，正与 people 相当，他说：“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有过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

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⑥又说：“这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Volk]内由于征服而蜕变的结果。”^⑦还说：“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⑧这里的Volk(英文people)似乎就是指在部落联盟基础上的人们共同体。一旦这个联盟向国家过渡，其民众的群体似乎就应该用nation了。当然，在表述我国民族史时并非一定要括注英文单词，但辨明原始民族与国家民族两种不同的概念却是必要的。

在辨析两种不同的概念时，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建立与否，是原始居民向文明民族演进的关键。正由于这一理由，夏民族以前的部落或族群便是原始民族，有夏国家建立以后的人们共同体便是国家民族或文明民族了。这一结论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而且非常贴切于我国古代文献所保留的资料。现在的重要任务是论述有夏国家建立的情况。

二、有夏国家的建立

在探讨有夏国家建立的问题时，我们一般都会承认夏代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私有制国家。可是在论证有夏国家建立的问题时，在理论上、史料上、方法上都有会遇到不少困难。然而，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

关于国家的定义，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民族学家长期探讨的问题，终因各种不同的学派而产生不同的结论，要想统一许许多多不同的定义以及村落社会与文明社会分界的标志

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各民族国家演进的时代和方式并不相同。游牧民族国家和农耕民族国家不同；即便是农耕民族国家，也会因生存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其国家机器的构成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至今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所著《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一文，对氏族公社关系的解体、私有制、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发展这一极其复杂的过程所作的分析和简要结论。前苏联学者托卡列夫评价说：“就其论述的深入和明确来说，至今仍然是最完美的。”^⑨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社会财富有剩余、社会阶级形成以后的产物；它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器、专政的工具。恩格斯指出，从部落向国家演进的界说是：第一点就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包括武装力量、监狱、征税权、法律和各种强制机关）。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塞尔维斯（E. R. Service）以新进化论的观点，将社会分成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四个演进阶段，在区分酋邦和国家的界限时，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的必要条件有两个：血缘关系在国家组织上为地缘关系所取代，和合法的武力。”^⑩又说：“所谓文明社会，大家可有不同的了解和界说，但无论如何，我们多半可以同意，文明产生的条件是剩余财富的产生——即除了维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所需以外的‘多余’的财富。”^⑪这些观点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多么相似，而且经得起检验！近年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第二十八简和二十九简说：“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宿于野，复谷换土，五年乃穰。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赛，骄态始作，乃立皋陶以为李。”^⑫先秦时代的文献也说“民有余食”，“骄态始作”，然